

薪火传递

◎ 陈国先



《战争·牺牲》珂勒惠支 版画



《雄鸡牡丹》赫保真 国画

再次踏进一中的校园,焕然一新的景象扑面而来。宽敞明亮的教学大楼,高规格的塑胶运动场地,还都似曾相识?如今的校园整洁又温馨。簇拥而过的师生,迎面走来又擦肩而过,笑容满面又清纯陌生。那个瞬间,自己竟一度感到了莫名的踟蹰恍惚。

路径,依然是旧时的模样。眼熟的那几排银杏树依然没挪窝,依旧挺立喧响在我熟悉的一隅。都说“土别三日当刮目相看”,只不过如今它们愈发地伟岸粗壮了。可惜的是还没到时令呢,若能往后再拖上半月,远望便是灿烂耀眼的一片金黄。夕阳晚照里,秋风满袍金。

花坛新矗立起两尊雕塑,那是岛城雕塑家徐立忠献给母校90华诞的礼物。其中一尊,雕刻的是大画家赫保真先生。徐立忠的回忆文章里也提到,1955年他读初一时,先生曾担任过自己的班主任。赫老师当年51岁,比徐立忠写这篇回忆文章时,还要年轻三四岁呢。那时候,赫老师教授他们美术和音乐。只不过相处时许多可追忆的细节,已被远去的岁月湮没殆尽,模糊不清了。然而此时此刻重要的不再是记忆,而是讲述这记忆的方式,被彰显得淋漓尽致。老师赠送一套木刻刀的情景,也被终生铭记未敢忘却。

上世纪六十年代末,一次偶然的机,我购得了一套10卷本的《鲁迅全集》,如获至宝。通读鲁迅先生的文章,让我在那时候知晓了20世纪德国的杰出女艺术家凯绥·珂勒惠支,知道了将珂勒惠支版画引进中国的,正是鲁迅先生。风雨如磐的岁月,先生目光犀利,世事洞明。木刻版画与民众最为贴近,也最容易情感相通。粗犷的线条勾勒历史的缩影,而张扬的先锋格调令其他形式无可匹敌。激情滚烫可触可摸!在跟“木刻青年”会晤与通信时,鲁迅先生经常谈起珂勒惠支,鼓励青年创作去借得他国之火,“星星之火,可以燎原”!罗曼·罗兰也曾说过,珂勒惠支的作品“是现代德国最伟大的诗歌。”

2015年10月21日,德国女艺术家珂勒惠支经典作品展,在延宕80年之后,终于亮相中国美术馆。评论认为其作品主题展现了艺术家浓浓的人文关怀,以及画家生命中那些闪烁着爱与

智慧光芒的瞬间。风格则体现了质朴的现实主义与奔放的表现主义之完美结合。“潮平两岸阔,月涌大江流。”

徐立忠的回忆文章,我是几年前读到的。不少精彩的段落和有趣的内容,也很难再想得清晰。然而重返校园的这段历程却让我想起了另一首诗:

花园还伫立在夏天的回忆里,
树木却已悄悄拆着帐篷;

直至仅剩一根木桩,
以及伸向天空的纤繁枝条。

这让我有了新的感悟,那就花开两朵,各表一枝,容我继续讲述知名画家赫保真的故事。

赫先生是我好朋友俊生的父亲。北京人民大会堂山东厅陈设的大幅立屏《满堂红》,就是依据了赫先生的巨幅绢本工笔重彩,由青岛刺绣厂朱娜师傅采用“金针凯绒绣针法”精心制作完成的。

老先生生前我是见过几面的。只是那时尚小,待在大画家身旁十分拘谨。即使与好朋友交谈,也自觉压低音量悄声悄语,小心翼翼。不过好奇心还是会吸引我,不时地去匆匆瞄上几眼。我发现老先生不是案前凝神创作,就是坐在藤椅上翻阅阅读。印象里的老先生果然静水流深,是做任何事神情都很投入的蔼蔼长者。

记忆至深的一次交谈,是在读高一那年的暑假。午后,知了起劲地叫声从窗外传来。室内我跟俊生正聚在一起说话,而隔壁就是老先生的“见山楼”画室。也是赶巧了,那天座椅迎面的墙壁上挂着一幅徐渭写意花鸟,我眼睛一亮很是兴奋。或许就因为这出乎意料的好运气,让我惊喜异常,那一刻,还真就忘记了近在咫尺的,便是遐迩闻名的“见山楼”画室,那可是如雷贯耳的名号!很早我就知道徐渭是很了不起的大画家,此刻能不期而遇,那股兴奋劲就像是遇到了崇敬熟稔的前辈。神差鬼使地只想从座椅离开,靠向近前去瞻仰观赏。也忘记了平日里父母的那些叮咛,去朋友家可要有礼貌懂规矩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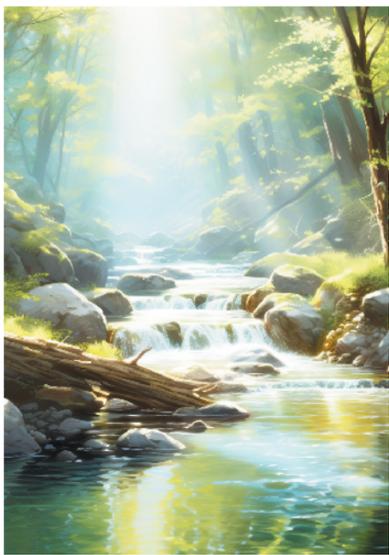
边识读画中的题款,边止不住地开始了自问自答:“会是徐渭真迹吧?徐渭,字文长,绍兴府山阴人;我说得对吧,俊生?”“明代著名的文学家、书画家,自称青藤老人。是泼墨大写意画派的一代宗师……”就在这时候,身着对襟白细布褂子的赫老先生,从画室里踱步走了出来,微微笑着温和地说:“能讲述这么多青藤老人的生平,真的是不简单呀,读过徐渭的传记?”“不错嘛,小小年纪能记住大画家生平的这么多事迹,我家的俊生可不比你哟。”老先生慈祥的笑容让我如沐春风。随后,老先生又补上了后面这样的两句。或许是冷不丁地听到了长辈的夸奖,我满脸羞赧不知所措。

其实,那时候自己又能知道些啥呢?只不过从心里愿意去跟俊生交往,平日里又多读了几本画家的小传。我心中敬佩俊生,他真的是比自己强出了一大截,可我也不能自甘落后,得加紧追赶呀。高我一个年级的俊生,可是我心底铆定要追赶的榜样。如今回想起来,那已不是在读远方而是在读自己,也用不着再藏着掖着就说出口吧,这也是我那时候深藏于心的秘密,对谁都守口如瓶的秘密。

倾听历史的回响,瞻仰先生的塑像,怎么倏忽就变成了很久之前的往事?分明我还能感受到如同昨天一样的单纯,分明还会如昨天一样恭谨。我满怀崇拜地站在老先生跟前,依然聆听教诲。那些美好记忆此刻又再度被唤醒,就如同还是在昨天一样!梦随风万里,回头万重山。

石幔河边旧时光

◎ 胡秀红



道,这是源头小学的青年教师在接送对岸的孩子上学。雨再大的时候,河水彻底没过岩石,再走河道就会发生危险,为了孩子们的安全,河道不能走了,源头小学就会停课放假几天。好在临近暑假,对孩子们学业的影响不大。

夏天的石幔河,是人们的乐园。河水清澈,河底平坦。河中岩石形态各异,水上水下皆清晰可见。因河底岩石居多,成了周围几个村子天然的洗衣场。女人们把家里铺盖了一个冬天的脏棉被拆了,拿到河里清洗。河里的平整岩石,就是天然的搓衣板。铺盖了一个冬天的被子,上面沾了一层的污垢,特别是被头的位置,几乎看不出原来的颜色。女人们有的是办法“修旧如新”。她们把被里被面上打上少许的肥皂闷一会,然后在大石头上用力搓洗,直到洗干净为止。被面被里洗干净后,女人们再把从家带来的事先备好的淀粉泡上,把洗干净的被里被面用淀粉浆上,捞出来直接晒在河边平整的大石头上。夏天日头毒,被里被面一会儿就晒干了。河边洗衣服的女人们,就会互相帮忙,两个人各自扯住布料的一头,一起用力拉扯,伸一伸。然

后叠板正了,直接回家放起来。待秋风起时,直接拿出来缝就行。石幔河的水,有一种天然的去污力,洗净晒干的衣服,会有一些阳光的味道。

傍晚,石幔河的上空繁星点点,河边凉风习习。劳累了一天的人们,纷纷来到河边,纳凉,讲古、洗澡、休闲。有的老人,直接从家里拿来凉席,找河边平整的大石头铺下,躺在河边睡了。天亮了醒来,直奔果园里干活了。那些正值青春年华的青年男女,也会成群结队地来到石幔河边洗澡。各村的青年都有自己的领地,一般都在靠近自己村的地段活动。洗澡的时候,男的占据河的深水区,女的选择不远处的浅水区。以看不见对方的身体,但能听到彼此的声音为最佳距离。青年男女们往往以夜色为掩护,说些彼此放肆的语言为乐趣,也有借机表达情意的。如彼此有意,往往辨出对方的言外之意,再找机会深入接触,成就一段姻缘。那个年代,石幔河周边的村子里,同村做成夫妻的特别多,这都是石幔河这个“月老”的功劳。也有那些不按套路出牌的,邻村男青年中意于本村的姑娘。本村的男青年就会“羡慕嫉妒恨”,往往纠集本村的男青年和来犯的男青年“决斗”。但是,“决斗”常常是徒劳的,最终的输赢,全凭姑娘的内心所属。

石幔河流域的几个村子,当年是青岛市果品公司定点的果树专业村,各种果树应有尽有,是著名的水果之乡。春天里,杏花、桃花、梨花、苹果花次第绽放,灿烂如锦,漫山遍野就是一片花的海洋,这里是著名的“丹山花海”的组成部分。春风起时,杏花微雨,十里桃花,你方唱罢我登场,让人目不暇接。每到此时,原本沉寂的小山村就会变得热闹非凡,所谓“年年岁岁花相似,岁岁年年人不同”大抵如此吧!

现在的石幔河已从从前大不相同,河道及河岸的岩石早已不见了踪影,两岸杂草丛生,建筑垃圾随处可见,只剩下一条窄窄的水道蜿蜒向前。茂密的果园,也被工业化的厂房和高楼大厦所取代,“水幔石床”和“丹山花海”的盛景,只能向梦里找寻了。

记忆中的掖县路大沟

◎ 牟赛高

站在信号山上向东南望去,不远处有一片青葱苍翠的树林。这片树林生长在地势低洼的沟中,有人叫它掖县路大沟,也叫黄县路大沟。大沟东起掖县路,西至黄县路,南靠大学路,北临龙江路。东西长约六七百米,南北宽约六七十米。沟中密密麻麻生长着上千棵杨树,高的五六米,矮的也有两三米,笔直笔直的,一棵棵有碗口那么粗。站在沟底向天空看去,杨树叶子遮天蔽日。风一吹,树梢来回摇摆,树叶窸窸窣窣,斑驳的日光也在地面上游动着。沟底从东往西有一条小溪,流到沟西头进入暗渠,从青岛二中(现育才中学)旁边的地方入海。下雨天溪水奔流湍急,干旱的时候溪水很细,但从不干涸。

大沟是我童年的乐园。我和玩伴们常常赤脚在小溪中玩耍,溪水清澈。我们有时用泥土把溪水堵住,形成一个水湾,很快有人会在上游做成一个更大的水湾,然后把湾扒开,很急的水流把我们下游建的湾堤冲垮。我们又在上游做一个水湾把他们的湾堤冲垮……有人做一些小纸船放在小溪里随水流向远处。夏天有小孩到沟底捉蟋蟀,弄得一身泥巴是常事。我们常去玩的地方是大沟的东段,西段不常去,我总觉得西段很神秘,一个人不敢去。而且西段挺脏,一不小心就踩着大粪。

上世纪五十年代,有一阵子全国打“四害”之一的麻雀。家家户户都行动,大人孩子一起上,用弹弓打,打不着就吓唬鸟,不让它们落地。人们仰着脸弓着腰、撅着屁股,一手拿着擀面杖或者火钩子,一手拿着脸盆,一面敲打一面对着天空中飞着的麻雀声嘶力竭地吆喝着。有人上了屋顶,有人爬上了树,只为吓唬麻雀。大沟里全是杨树,麻雀多,自然是重点区域。本应是充满鸟语的地方,那些天却人声鼎沸。倒霉的不光是麻雀,喜鹊乌鸦也跟着一起遭殃,弄得小鸟大鸟到处乱飞。

1963年左右,有关部门想改造大沟,在沟底安放了几处石桌石凳,供人们休息用。

大沟消失于1970年,全市到处挖干道,信号山东南面是个干道口,挖出的石头用铁皮车经华山路小胡同直接倒入大沟,一溜下坡。接近一年的时间,大沟逐渐被填满了,杨树也砍光了。我曾看到有施工人员用半圆形的预制板一排排连起来把小溪罩住,半圆形预制板的直径有几米长。小溪弯弯曲曲,一排长长的预制板也弯弯曲曲,这样保证了溪水在地下长流。预制板很结实,受力均匀,上面的石头是压不垮的。大沟填平以后,在上面渐渐盖起了许多楼房,楼房的地基很牢固。

现在,再到信号山顶往东南望去,看不到郁郁葱葱的树林,取而代之的是一排排楼房拔地而起。掖县路大沟,这个天然的氧吧永远消失了,但它长久地存于我的记忆之中。

(周晓方 编辑整理)